

春風化雨

悟師父佛七開示

「觀無量壽經」

行願品則是五經一論，今天提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「觀無量壽經」的一段，來和大家討論。

打坐時要將舌頭抵著上顎，氣從中脈下來，才能相通，不僅是打坐，連走路亦如此，訓練自己的腳掌與大地完全相接。坐時要平穩，把最端正的姿勢坐出來，如果坐墊不穩就要換；坐得若不穩，脊椎將會受傷或扭曲。今天第一天，大家先調身，坐時不要前傾，壓住胸部無法呼吸，脊椎坐挺。就是短時間的靜坐，外在的相應條件也要特別注意，這就是修身，是基礎的修持。

「觀無量壽經」的緣起，是由於阿闍世王受了提婆達多的煽動，竟敢篡奪王位，而把他的父王頻婆娑羅王幽禁起來。頻婆娑羅王是佛陀的大護法，遭逢了如此一個不孝的兒子，他一點辦法也沒有。他的皇后提提希夫人在痛苦絕望之餘，請求佛陀為她開示生命安穩的歸宿，佛陀便告訴她：心念阿彌陀佛名號，親觀阿彌陀佛相和佛陀世界的清淨莊嚴，專心一意地與阿彌陀佛的世界相應就可以進入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。這就是後世淨土法門的起源。

苦難中的光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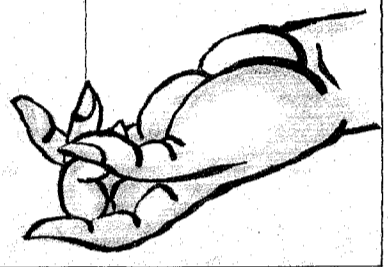
念佛法門專於念佛，氣較有出入，所以不強調急走。如果在禪堂，坐時是不出聲的，為訓練坐也禪，行也禪，語默動靜體安然，因此，跑香就跑得很快。佛七則只有晚上大迴向時才跑西方。大家念佛要念出聲且念得綿綿密密，自己由聽自己的念佛聲音攝受心念，大眾彼此則在佛聲中相互攝受。

由這個緣起典故，個人深刻地感受到，在人類面臨痛苦深淵的時候，法門的出現是出現一道曙光及開展另一個世界。在人生的旅途上，每個人都有遭遇絕望的機會，也會遇到突不破的關卡。對阿闍世王來說，因提婆達多的蠱惑而生起因父之心，是他人生的一個危機陷阱；對頻婆娑羅王及提提希夫人來說，阿闍世王的表現也是他們生命的困境，於是我一直在想：我們每個人都會出現的「關卡」何其多？它又在哪裡？

淨土法門的起源

我們受持的是彌陀淨土法門，既是修習這個法門，就要知道溯源，而最直接的便是從經典中尋找。以淨土法門來說，它的代表經典是三經一論，如果再加入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和普賢

我出家之後，第一次感受到生離死別的震撼是父親的去世。在他彌留時，我守在病榻前，他那雙無神無奈的眼睛一直盯著我。面對他的不忍、不肯離去，我一點辦法也沒有，只能幫他擦擦臉



，摸摸他的氣管，直到他嚥下最後一口氣。如今，對於自傷，我還是束手無策。自傷說：「師父，我發了一個願：當我身體還好的時候，我要趕快布施、奉獻，與同學們結緣，接引同學學佛，等到嘴巴不能說話、身體不能動的時候，我就要好好用功，這會不會太晚？」，怎麼是嘴巴不能說話，身體不能動才要好好用功？人生突不破的關卡是何其之多：老、病、煩惱、痛苦……然而最終極永恆突不破的制限就

再回來

彌陀淨土法門除了提供對生命終點的認識與肯定外，它還提醒了我們生命另一層源源不斷的動力——往生極樂，乘願再來。發願往生不是為享樂、享福，而是向上心力、願力的再提升、再修

是「死亡」——某一天的某一個時刻從這個世界上消失。縱有再多的奉獻、再強的能耐、再大的發心，終不免一天天地走向死亡，結束這一期生命，又進入另一期生命。

學——親近彌陀與諸上善人等大眾善知識聞法要，修習菩提善法；然後，還要再回來，共同建立這個世界。既然還要乘願再回來，所以，更要珍惜現在生活的每一刻，觀察現下這個世界的苦難在何處？佛法怎樣解決這些苦難？其方法又為何？總不希望回來的下一世，要出家沒有人可以接引我等，更何況彌陀大願的完成，就應從此時此刻當下的世界開始，往生極樂的修學是去深造。所以，人的關卡不必是絕望，死亡並不等於斷滅，因為還要再回來。首先穩定當下，看清楚每一念頭，要積極地建設我所存活的這個世界，使它更加清淨、莊嚴。這是我覺得科技越發達，人與人、人與物、人與世界間的相關性越來越清晰，修持彌陀淨土法門也能提供這樣的信念。

佛性與努力

淨土法門最基本的，也是最高的理則即「是心作佛」、「是心是佛」。我們每一念的佛號，都是從內心所流露出來的，念佛當

下的每一念都能與佛相應，所謂「一念相應，念佛，念念相應，念佛。」只要念得清清楚楚，念念當下都是阿彌陀佛，這是「眾生皆有佛性」的註腳，也是淨土法門內蘊的教法，但是，淨土法門有待商榷也在這裡，為什麼？眾生皆有佛性，念佛的當下心都是阿彌陀佛，可是，回到現實世界時，我們不是每一念都是阿彌陀佛？人世間那麼多的苦迫、嫉妒、貪愛、嗔恚等煩惱一直存在著，可見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並不說明現在就已經沒有煩惱，沒有造業，我們永遠要精進不懈，因為不管是自己、別人或是彼此存活的世界永遠有無窮無盡無邊的不圓滿，需要不斷地去開發、突破與覺悟。

崇行錄

法空

比丘尼

／見曦譯

法空比丘尼，唐朝宣州人氏，俗姓韓

法師從小就好樂佛法，並屢次向父母訴說修行生活的嚮往。父母見她小小年紀，卻心志虔誠、一心向道，也不忍拂逆她。因此她就辭別雙親，在五臺山西南一百餘里的建安寺剃染出家。稍長，並於祇洹寺求受具足大戒。受戒後，仍回建安寺依師修學。在寺院的修行生活中，除學習常住執事之外，輒誦持法華經以為定課。

過了幾年，她希冀修道生涯能有突破性的進展，想到古德參方，多能增長見聞開拓見地，於是，求得師父上人的允

許之後，她便開始南北參學的生活，聽經學律，日以繼夜，孜孜不倦，奔波於道……

歲月如流水般無聲無息地消逝，一轉眼間竟過了數十年！數十年的光陰何其荏苒，回首前塵，如夢似幻，思及道業未就，開悟無門，竟不勝歎歎感歎了。「佛理是如此深奧，自己雖勤勵力學，於經典中深透的妙理仍然無法參透，是自己稟性不夠聰慧？是宿世未曾熏修教法？否則為何總是不得其門而入呢？」

一天，她忽然記起建安寺附近的五台山，聽說文殊菩薩在五台山履現種種身相，接引多種根機的眾生，留下很多聖跡。傳聞中說五台山華嚴寺有一位道超比丘，二十餘年間，影不出山，跡不入俗，專致一心，刻苦修持，後來命終上生到兜率天彌勒內院。他一到內院就有一位天人告訴他說：「你因為在五台山上修學，獲得文殊菩薩的願力加持，才得以來生天彌勒內院，你應該發願再回人間接引四眾弟子，廣說此地的因緣，使大眾知曉文殊菩薩的功德，以啟發有緣人的善根。如果有人對文殊菩薩的悲願深加仰信，而發願朝禮五台山，則朝禮功德可消除累劫罪業，亦可作為十

善業的助行」。道超因此便再降人間，廣說文殊菩薩的教化。

因著這段事跡，法空比丘尼得到深刻的啟示，而倍感文殊菩薩大願境界不可思議，心中生起一股希有難得的清淨信心。這一股清淨信心竟使他若有所悟：多年來，自己孤獨禪修，問途於途，然而無始生死，流轉三界，總不出於自心，一切善業、惡業皆是由心所造啊！體得修道的要旨，明白修行要由心地上下功夫之後，她更熱切的希望有人指導心地法門。於是她發起朝禮五台山的大願，期於至誠禮拜中，能感得文殊菩薩垂慈接引。

不久他就聯絡上與她一樣出家為尼的親妹妹，二人偕伴同往五台山行去。就在憲宗元和四年間，他們遍禮了五台山各大主峰，也親睹不可思議的種種化現，然而聖人何在？聖跡與我何干？道眼未開，總是無法坦然自在啊！旅途的艱辛加上覺道無著，她不禁黯然神傷了：一天，他們來到位於華嚴寺西北的三泉院附近，暫時在林蔭深處的樹叢中歇腳，這時一位老者步履蹣跚迎面而來，並向他們求水解渴。老人喝過水後，對著法空比丘尼說：「你應該在這裡長住，專意修行，將來一定可以親證聖果！」老人說罷，一轉身就不見了。

法空比丘尼一驚，體悟到這正是文殊菩薩的示現啊！回想自己數十年辛苦尋覓，參方訪道此刻竟為業障障蔽，竟當面錯過請法的機會，不禁深自痛責法然淚下。垂泣良久之後，深覺罪障乃障道因緣，於是立下誓願，立意滅除。從此，就依照老人的指示，在三泉院外搭建草庵，策勵懺悔身、口、意三業，朝夕精勤不已，不敢懈怠。

歲元和八年二月十五日的一個早上，法師竟將自己一概的衣物請人轉施給三泉院常住。三泉院的師父們一面領取衣物，一面心生疑惑，於是問法師原故，法師便向大家告假說：「自從我來到五台山，蒙受文殊菩薩慈悲開示『妙法蓮華』四字，開悟佛之知見，曉了一切眾生本具光明自性，我今清淨無染，又值業報殆盡即將往生淨土，勸請大家各自努力，莫讓光陰空逝！」說完，就坐化而去，面容慈和安詳宛如生前。目睹法師生死自在，大眾皆歎為希有，乃為他舉行荼毘。後，竟拾得舍利千餘粒，四眾弟子紛紛請舍利以充供養。